

書名 警世通言殘十九卷 天啟四年序
 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短篇小說
 叢書號 仁井田 集-N4039
 編號 D8621600

卷十三

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浪說曾分鮑叔金

於今交道姦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論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

牙他兩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

叔牙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

相這様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

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

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彩色首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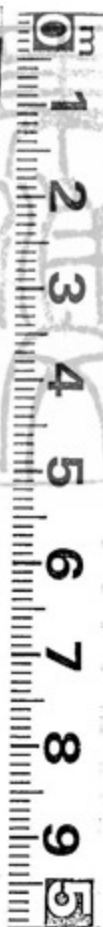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 集-N40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殘十九卷 天啟四年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A22821

第十三卷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甘羅發早子牙遲

彭祖顏回壽不齊

范丹貧窮石崇富

箕來都是只爭時

話說大宋元祐年間，一箇太常大卿，姓陳名亞，因打
章子厚不中，除做江東留守安撫使，兼知建康府。一
日與衆官宴於臨江亭上，忽聽得亭外有人叫道：不
用五行四柱，能知禍福興衰。大卿問甚人，敢出此語。
衆官有曾認的，說道：此乃金陵術士邊韶。大卿分付
與我，叫來即時叫至門下，但見

破帽無簷

篋縷衣裾

霜髯瞽目

僂僕形軀

邊瞽手携節杖入來長揖一聲摸着塔沿便坐大卿怒道你既瞽且不能觀古聖之書輒敢輕五行而自高邊瞽道某善能聽簡笏聲知進退聞鞋履響辨死生大卿道你術果驗否說言未了見大江中畫船一隻櫓聲咿軋自上流而下大卿便問邊瞽主何災福荅言櫓聲帶哀舟中必載大官之喪大卿遣人訊問果是知臨江軍李郎中在任身故載靈柩歸鄉大卿大驚道使漢東方朔復生不能過汝贈酒十樽銀十兩遣之那邊瞽能聽櫓聲知災福今日且說箇賣卜

先生姓李名杰是東京開封府人去兗州府奉符縣前開箇十肆用金紙糊着一把太阿寶劍底下一箇招兒寫道斬天下無學同聲這箇先生果是陰陽有

精通周易善辨六壬瞻乾象遍識天文觀地理明知風水五星深曉决吉凶禍福如神三命秘談斷成敗興衰似見

當日挂了招兒只見一箇人走將進來怎生打扮但

見

裹背繫帶頭巾着上兩領皂衫腰間繫條絲絲下

面着一雙乾鞋淨襪袖裏袋着一軸文字

那人和金劍先生相揖罷說了年月日時鋪下卦子只見先生道這命筭不得那箇買卦的却是奉符縣裏第一名押司姓孫名文問道如何不與我筭這命先生道「上覆尊官這命難筭押司道怎地難筭先生道尊官有酒休買護短休問押司道我不會喫酒也不護短先生道再請年月日時」恐有差誤押司再說了八字先生又把卦子布了道「尊官且休筭押司道我不諱但說不妨先生道卦象不好寫下四句來」

白虎臨身日

臨身必有災

不過明日丑

親族盡悲哀

押司看了問道此卦主何災福先生道「實不敢瞞主尊官當死又問却是我幾年上當死先生道今年死又問却是今年幾月死先生道今年今日死又問却是今年今日幾日死先生道今年今日死再問早晚時辰先生道今年今日三更三點子時當死押司道若今夜真箇死萬事全休若不死明日和你縣裏理會先生道今夜不死尊官明日來取下這斬無學同聲的劍斬了小子的頭押司聽說不覺怒

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把那先生掙出卦鋪去，怎地計結那先生。

只因會盡人間事

惹得閒愁滿肚皮

只見縣裏走出數箇司事人來，攔住孫押司，問做甚。關押司道：「甚麼道理？我閒買箇卦，却說我今夜三更三點當死，我本身又無疾病，怎地三更三點便死？待掙他去縣中官司究問明白。」衆人道：「若信上，賣了屋賣卦口，沒量斗，衆人和烘孫押司去了，轉來埋怨那先生道：『李先生，你觸了這箇有名的押司，想也在此賣卦不成了，從來貧好斷，賤好斷，只有壽數難斷，你又不是閻王的老子，判官的哥哥，那裏便斷生斷死。』」

刻時刻刻，這般有准說話，也該放寬緩些。先生道：「若要奉承人，卦就不准了；若說實話，又惹人怪。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歎口氣，收了卦鋪，搬在別處去了。却說孫押司，雖則被衆人勸了，只是不好意思。當日縣裏押了文字歸去，心中好悶。歸到家中，押司娘見他眉頭不展，面帶憂容，便問丈夫：「有甚事煩惱？想是縣裏有甚文字，不了。」押司道：「不是你休問，再問道，多是今日被知縣責罰來。」又道：「不是再問道，莫是與人爭鬧來？」押司道：「也不是我今日去縣前買箇卦，那先

生道我主在今年今月今日三更三點子時當死押司娘聽得說柳眉剔豎星眼圓睜問道怎地平白一箇人今夜便教死如何不摔他去縣裏官司押司道便摔他去衆人勸了渾家道丈夫你且只在家裏少待我尋常有事兀自去知縣面前替你出頭如今替你、你去尋那箇先生問他我丈夫又不少官錢私債又無甚官事臨逼做甚麼今夜三更便死押司道你且休去待我今夜不死明日我自與他理會却強如你、癩人家當日天色已晚押司道且安插幾盃酒來、看我今夜不睡消遣這一夜二盃兩盃不覺喫得、只見孫押司在樓上、醉着醉眼打瞌睡、道丈夫怎地便睡着叫迎兒你且搖覺爹一來迎兒到身邊搖着不醒叫一合不應押司娘道迎兒我和你扶押司入房裏去睡若還是說話的向年坐並肩長攔腰抱他、把臂拖回孫押司只吃着酒消遣一夜、千不合万不合上床去睡却教孫押司只就當年當月當日當夜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漢書裏彭越正是

金風吹樹蟬先覺

暗送元當死不知

渾家見丈夫先去睡分付迎兒厨下打滅了火燭說

才迎兒道你曾听你爹二說日間賣卦的弄你爹三
今夜三更當死迎兒道告媽三迎兒也听得說來那
裏討這話押司娘道迎兒我和你做些針線且看今
夜死也不死若还今夜不死明日却与他理会教迎
兒你且莫睡迎兒道那裏敢睡道犹未了迎兒打瞌
睡押司娘道迎兒我教你莫睡如何便睡着迎兒道
我不睡總說罷迎兒又睡着押司娘叫得應問他如
今甚时候了迎兒听果衙更鼓正打三更三點押司
娘道迎兒且莫睡則个這時辰正醜醜那迎兒又睡
着叫不應只听得押司從床上跳將下來元底中門
響押司娘急忙叫醒迎兒點灯看時只听得大開門
迎兒和押司娘點灯去起只見一个着白的人一隻
手掩着面走出去撲通地跳入奉符縣河裏去了正
是

情到不堪回首處

一齊分付与東風

那條河直通着黃河水濟溜也似紫那裏打撈尸首
押司娘和迎兒就河邊号天大哭道押司你却怎地
投河教我两个靠兀誰即時叫起四家鄰舍來上手
住的才纔下手住的毛嫂对門住的高嫂鮑嫂一發
都來押司娘把上件事對他們說了一遍才嫂道真

有這般作怪的事。毛嫂道：我日裏兀自見押司着了皂衫袖着文字歸來。老媳婦和押司相叫來。高嫂道：便是我也和押司厮叫來。鮑嫂道：我家裏的早間去。原前有事見押司，揜着賣卦的先生兀自歸來說：怎知道如今真个死了。才嫂道：押司你怎地不分付我們鄰舍，則个如何便死。撲地兩行淚下。毛嫂道：思量起押司許多好处來，如何不煩惱也。眼淚出。鮑嫂道：押司几時再得見你即時地方申呈官司。押司娘少不得做些功果，追薦亡。景然指問過了。三個月當日，押司娘和迎兒在家坐地，只見兩個婦女吃得面紅頰赤，上手的提着一瓶酒，下手的把着兩朵通草花，掀開帘簾人來道：這裏便是押司娘。打一有時却是兩箇媒人，無非是姓張姓李。押司娘道：婆婆多時不見。媒婆道：押司娘煩惱，對日不知不會送得香紙來。莫怪則箇押司如今也死得幾時。答道：前日已做過百日了。兩箇道：好快。早是百日了。押司在日直恁地好人，有時老媳婦和他厮叫，還喏不迭。時今死了許多時，宅中冷靜也好說頭親事。是得押司娘道：何年月日再生得一箇一似我那丈夫孫押司這般人。媒婆道：恁地也不難。老媳婦却有一頭好親。押司娘道：

且住如何得似我先頭丈夫兩箇喫了茶歸去過了數日又來說親押司娘道婆婆休只管來說親你若依得我三件事便來說若依不得我一世不說這親寧可守孤孀度日當時押司娘啓齒張古說出這三件事來有分撞着五百年前夙世的冤家雙雙受國家刑法正是

鹿迷秦相應難辨

蝶夢莊周末可知

媒婆道却是那三件事押司娘道第一件我死的丈夫姓孫如今也要嫁箇姓孫的第二件我先丈夫是奉符縣裏第一名押司如今也只要恁做職役的人

第三件不嫁出去則要他入舍兩箇聽得說道好也你說要嫁箇姓孫的也要一似先押司職役的教他入舍的若是說別件事還費些計較偏是這三件事老媳婦都依得好教押司娘得知先押司是奉符縣裏第一名押司喚做大孫押司如今來說親的元是奉符縣第二名押司如今死了大孫押司鑽上差役做第一名押司喚做小孫押司他也肯來入舍我教押司娘嫁這小孫押司是肯也不押司娘道不信有許多。奏巧。張媒道老媳婦今年七十二歲了。著胡說時變做七十二隻雌狗在押司娘家喫屎押司娘道

果然如此煩婆婆且去說看不知緣分如何張媒道
 就今日好日討一箇利市團圓吉帖押司娘道却不
 會買在家裏李媒道老媳婦這裏有便從抹胸內取
 出一幅五男二女花牋紙來正是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當日押司娘教迎兒取將筆硯來寫了帖子兩箇
 婆接去免不得下財納禮各來傳話不上兩月入舍
 小孫押司在家夫妻兩箇好一對兒果是說得着不
 則一日兩口兒喫得酒醉教迎兒做些箇醒酒湯來
 喫迎兒去厨下一頭燒火口裏埋冤道先的押司

我早曉我自睡了如今却教我做醒酒湯只見火
 筒塞住了孔燒不着迎兒低着頭把火筒去竈床脚
 上敲敲未得幾聲則見竈床脚漸漸起來離地一尺
 見上見一箇人頂着竈床版項上套着井欄披着一
 帶頭髮長伸着舌頭眼裏滴出血來叫道迎兒與爹
 爹做主則箇說得迎兒大叫一聲匹然倒地皮黃
 眼無光唇口紫指甲青未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
 舉正是

身如五鼓衝山月

命似三更油盡燈

六妻二兩人意來救得迎兒甦醒討些安魂定魄湯與

他喫了問道你適來見了甚麼便倒了迎兒告媽媽
却纔在竈前燒火只見竈床漸漸起來見先押司爹
爹版項上套着井欄眼中滴出血來披着頭髮叫聲
迎兒便喫驚倒了押司娘見說倒把迎兒打箇漏風
掌你這丫頭教你做醒酒湯則說道懶做便了直裝
出許多死模樣莫做打滅了火去睡迎兒自
去睡了且說夫妻兩箇歸房押司娘低低叫道二哥
這丫頭見這般事不中用教你離了我家罷小孫押
司道却教他那裏去押司娘道我自有的道理到天
明做飯喫了押司自去官府承應押司娘叫過迎兒
不道迎兒你在我家裏也有七八年我也看你在眼
裏如今比不得先押司在日做事我看你肚裏莫是
要嫁箇老公如今我與你說頭親迎兒道那裏敢指
望却教迎兒嫁兀誰押司娘只因教迎兒嫁這箇人
與大孫押司索了命正是

風定始知蟬在樹

燈殘方見月臨窓

當時不由迎兒做主把來嫁了一箇人那所姓王名
興渾名喚做王酒酒又喫酒又要賭迎兒嫁將去那
得三箇月把房臥都費盡了那廝喫得醉走來家把
迎兒罵道打脊賤人見我恁般苦不去問你使頭借

三五百錢來做盤纏迎兒喫不得這廝罵把裙兒繫了腰一程走來小孫押司家中押司娘見了道迎兒你自嫁了人又來說甚麼迎兒告媽媽實不敢瞞迎兒嫁那廝不着又喫酒又要賭如今未得三箇月有些房臥都使盡了沒計奈何告媽媽借換得三五百錢把來做盤纏押司娘道迎兒你嫁人不着是你的事我今與你一兩銀子後番却休要來迎兒接了銀子謝了媽媽歸家那得四五日又使盡了當日天色晚王興那廝喫得酒醉走來看迎兒道打春賤人恁般苦不去再告使頭則箇迎兒道我前日去王興罵道打春賤人你若不去時打折你一雙脚迎兒喫罵不過只得連夜走來孫押司門首看時門却關了迎兒欲待敲門又恐怕他埋怨進退兩難只得再走回來過了兩三家人家只見一箇人道迎兒我與你一件物事只因這箇人身上我只替押司娘和小孫押司煩惱正是

龜遊水面分開綠

鶴立松梢點破青

迎兒回過頭來看那叫的人只見人家屋簷頭一箇人斜角撲頭緋袍角帶抱着一骨碌文字低聲叫道

迎兒。我是你先的押司。如今見在一箇去處。未敢說。與你知道。你把手來。我真你一件物事。迎兒打一接。接了這件物事。隨手不見了。那箇緝袍角帶的人。迎兒看那物事時。却是一包碎銀子。迎兒歸到家中敲門。只聽得裏面道。姐姐。你去使頭家裏如何。恁早晚纔回。迎兒道。好教你知。我去媽媽家借米。他家關了門。我又不肯敲。怕喫他埋怨。再走回來。只見人家屋簷頭立着先的押司。斜角緝袍角帶。與我一包銀子。在這裏。王興聽說。道。打春賤人。你却來我面前說鬼話。你這一包銀子。來得不明。你且進來。迎兒入去。王興道。姐姐。你尋常說那竈前看見先押司的話。我也都記得。這事一定有些蹊蹺。我却怕鄰舍聽得。恁地如此說。你把銀子收好。待天明去縣裏首告他。正是

着意種花花不活

等閒插柳柳成陰

王興到天明時。思量道。且住。有兩件事。告首不得。第一件。他是縣裏頭名押司。我怎敢惹了他。第二件。却無實跡。連這些銀子。也待入官。却打沒頭惱官司。不如贖幾件衣裳。買兩箇盒子。送去孫押司家裏。到去謁索他。則箇計較已定。便去買下兩箇盒子。送去兩

大、打扮身上乾淨，走來孫押司家，押司娘看見他夫妻二人，身命乾淨，又送盒子來，便道：「你那得錢鈔？」王興道：「昨日得押司一件文字，撰得有三兩銀子，送些盒子來，如今也不喫酒，也不賭錢了。」押司娘道：「王興，你自歸去，且教你老婆在此住兩日，王興去了。」押司娘對着迎兒道：「我有一炷東岳香，要還我明日回你，去則箇當晚無話，明早起來梳洗罷。」押司自去縣裏去，押司娘鎖了門，和迎兒同行到東岳廟殿上，燒了香，下殿來，去那兩廊下燒香，行到速報司前，迎兒裙帶繫得鬆脫了，裙帶押司娘先行過去，迎兒正在後面繫裙帶，只見速報司裏有箇舒角幘頭，挑袍角帶的判官，叫迎兒，我便是你先的押司，你與我申冤則箇，我與你這件物事，迎兒接得物事在手，看了一看，道：「却不作怪，泥神也會說起話來，如何與我這物事，正是。」

開天闢地罕曾聞

從古至今希得見

迎兒接得來，慌忙揣在懷裏，也不敢說與押司娘知道。當日燒了香，各自歸家，把上項事對王興說了，王興討那物事看時，却是一幅紙，上寫道：

大女子、小女子

前人耕來後人餌

要知三更事

撥開火下水

來年二三月

句已當解此

王興看了解說不出分付迎兒不要說與別人知道
看來年二三月間有甚麼事撚指間到來年二月間
換箇知縣是廬州金斗城人姓包名拯就是今人傳
說有名的包龍圖相公他後來官至龍圖閣學士所
以叫做包龍圖此時做知縣還是初任那包爺自小
聰明正直做知縣時便能剖人間暖昧之情斷天下
狐疑之獄到任三日未曾理事夜間得其一夢夢見
自己坐堂堂上貼一聯對子

要知三更事

撥開火下水

包爺次日早堂喚合當吏書將這兩句教他解說無
人能識包公討白牌一面將這一聯楷書在上却就
是小孫押司動筆寫畢包公將朱筆判在後面如有
能解此語者賞銀十兩將牌掛於縣門烘動縣前縣
後官身私身捱肩擦背只為貪那賞物都來賭先爭
看却說王興正在縣前買棗糕喫聽見人說知縣相
公掛一面白牌出來牌上有二句言語無人解得王
興走來看時正是速報司判官一幅紙上寫的話暗
地喫了一驚欲要出首那新知縣相公是箇古怪的

人怕去惹他，欲待不說，除了我再無第二箇人曉得。這二句話的來歷，買了棗糕回去，與渾家說知此事，迎兒道：先押司三遍出現，教我與他申冤，又白白裏得了他一包銀子，若不去出首，只怕鬼神見責。王與意猶不決，再到縣前，正遇了鄰人裴孔目。王與平昔曉得裴孔目是知事的，一手扯到僻靜巷裏，將此事與他商議。該出首也不該，裴孔目道：那速報司這一幅紙在那裏？王與道：見藏在我渾家衣服箱裏。裴孔目道：我先去與你稟官，你回去取了這幅紙帶到縣裏，待知縣相公喚你時，你却拿將出來做箇證見。

小王與去了裴孔目，候包爺退堂，見小孫押司不退左右，就跪將過去，稟道：老爺白牌上寫這二句，只有鄰舍王與曉得來路，他說是岳廟速報司與他一幅紙，上還寫許多言語，內中却有這二句。包爺問道：王與如今在那裏？裴孔目即便回家取那一幅紙去了。包爺差人速拿王與，回說却說王與回家開了渾家的衣箱，檢那幅紙出來看時，只叫得苦。原來是張素紙字跡，全无不敢到縣裏去，懷着鬼胎，躲在家中。知縣相公的差人到了新官新府，如火之急，怎好推辭，只得帶了這張素紙，隨着公差進縣，直至後堂。

包爺屏去左右只留裴孔目在傍包爺問王與道裴某說你在岳廟中取得一幅紙可取上來看看王與連連叩頭稟道小人的妻子去年在岳廟燒香走到速報司前那神道出現與他一幅紙上寫着一篇說話中間其實有老爺白牌上寫的兩句小的把來藏在衣箱裏到今日檢看變了一張素紙如今這素紙見在小人不敢說謊包爺取紙上來看了問道這一篇言語你可記得王與道小人還記得即時念與包爺听了包爺將紙寫出仔細推詳了一會叫王與我且問你那神道把這一幅紙與你的老婆可再有甚麼言語分付王與道那神道只叫與他申冤包爺大怒喝道胡說做了神道有甚冤沒處申得偏你的外娘會替他申冤他到來央你這等無稽之言却哄誰來王與慌忙跪下道老爺是有箇緣故包爺道你細細講講得有理重賞如無理時今日就是你闖棒了王與稟道小人的妻子原是伏侍本縣大孫押司的叫做迎兒因算命說那大孫押司某年某月某日三更三點命裏該死何期果然死了主母隨了如今的小孫押司却把這迎兒嫁出與小人爲妻小人的妻子初次在孫家竈下看見先押司現身頂上套着

井欄披髮吐舌眼中流血叫道迎兒可與你爹爹做
主第二次夜間到孫家門首又遇見先押司舒角牒
頭緋袍角帶把一包碎銀與小人的妻子第二遍岳
廟裏速報司判官出現將只一幅紙與小人的妻子
又囑付與他申冤那判官爺模樣就是大孫押司原
是小人妻子舊日的家長包爺聞言呵呵大笑原來
如此啣叫左右去拿那小孫押司夫婦二人到來你
兩箇做得好事小孫押司道小人不曾做甚麼事包
爺將速報司一篇言語解說出來大女子小女子女
之子乃外孫是說外郎姓孫分明是人孫押司小孫

押司前人耕來後人餽二者食也是說你白得他的
老婆享用他的家業要知三更事投開火下水大孫
押司死於三更時分要知死的根由投開火下水
那迎兒見家長在竈下披髮吐舌眼中流血此乃勤
死之狀頭上套着井欄井者水也空者火也水有火
下你家空必砌在井上死者之屍必在井中奉年二
三月正是今日句已當解此句亡兩字合來乃是個
包字是說我包某今日到此為官解其評意與他雪
冤唱教左右同王與押着小孫押司到他家坐下不
拘好歹要勒死的屍首回話衆人似疑不信到孫家

七

發開性床脚地下是一塊石板擡起石板是一口井
喚集土工將井水平車輓了竹籃放人下去打撈
起一个屍首來衆人齊來認看面色不改还有人認
得是大孫押司頃上果有勒帛小孫押司唬得面如
土色不敢開口衆人俱各駭朕元來這小孫押司當
初是大雪裏凍倒的人當時大孫押司見他凍倒好
个後生救他活了教他識字为文書不想渾家與他
有事當日大孫押司算命回來時恰好小孫押司正
悶在他家見說三更前後當死趁这个机会把酒灌
醉了就當夜勒死了大孫押司擷在井裏小孫押司

却掩着面走去把一塊大石 縣河裡撲

通地一声响當時只道大孫押司投河死了後來却
把空來壓在井上次後說成親事當下衆人回復了
包爺押司和押司娘不打自招雙二的問成死罪償
了大孫押司之命包爺不失信於小民將十兩銀子
賞与王與王與把三兩謝了裴孔目不在話下包爺
初在因斷了這件公事名聞天下至今人說包龍圖
日間斷人夜間斷鬼有詩为證

詩句藏謎誰解明 包公一斷鬼神驚

寄声暗室虧心者 莫道天公鑑不清